

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新儿女英雄传

原著 袁 静等 改编 王 玉



新儿女英雄传



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新儿女英雄传

原著 袁 静 等

改编 王 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主编:曲若镁 田兆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黑龙江龙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9 12/16 插图 90

字数:950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14000—17000

ISBN7—207—03277—3/I·534

单价:7.00 元 总价:63.00 元

《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编：曲若镁 田兆民

编委：温希良 吴国忠
朱东宇 张景超
韩妙丽

责任编辑：韩妙丽
封面设计：岳大地 王向群
封面喷画：孙作范
插图作者：赵 勋
封面题字：郭征夫

目 录

序	1
第一回 事变	3
第二回 共产党	14
第三回 农民游击队	22
第四回 毒 计	32
第五回 水上英雄	37
第六回 一条金链子	44
第七回 “大扫荡”	56
第八回 生死关头	66
第九回 拿岗楼	80
第十回 最后一滴血	93
第十一回 探虎穴	98
第十二回 将计就计	106
第十三回 爱和仇	116
第十四回 冤家路窄	127
第十五回 大反攻	133
第十六回 胜 利	143

序

承作者把《新儿女英雄传》的剪报送给我，我读了一遍。读的时候虽然是断续的，费了几天工夫，但始终被吸引着，就好像一气读完了的一样。

这里面进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是他们的平凡品质使我们感觉亲热，是他们的英雄气概使我们感觉崇敬。这无形之间教育了读者，使读者认识到共产党员的最直率的面目。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己。男的难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样吗？女的难道都不能做到杨小梅那样吗？不怕你平凡、落后，甚至是文盲无知，只要有自觉，求进步，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忠实地实践毛主席的思想，谁都可以成为新社会的柱石。

从抗日战争以来，这些可敬可爱的人物，可歌可泣的事实，在解放区里面是到处都有的。假使我们更广泛地把它们记录描写出来，再加以综合组织，单从量上来说，不就会比《水浒传》那样的作品还要伟大得不知多少倍吗？人们久在埋怨“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品的确是在产生着了。

应该多谢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给予了文艺界一把宏大的火把，照亮了创作的前途。在这一照明之下，解放区的作家们已经有了不少的成功作品。本书的作者也是忠实于毛主

席的指示而获得了成功的。人物的刻画，事件的叙述，都很踏实自然，而运用人民大众的语言也非常纯熟。我希望他们再向前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功。同时我也很愿意负责推荐，希望多数的朋友能读这一部书。假使可能的话，更希望画家们多作插画，像以前的绣像小说那样广以流传。

让我再说一句老实话吧：等这书出了版时，我愿意再读它一两遍。

郭沫若 1949. 9. 8

第一回

事 变

—

牛大水二十三岁了，还没娶媳妇。

他娘已经去世了，家里只有老爹和一个兄弟，没个娘们家，过日子真难呢！

老爹常想给大水娶个媳妇，可是大水说：“咱们使什么娶呀？”老爹说：“没办法，再跟申耀宗借些钱吧。”一听说借钱，大水就急了。自从娘死那一年，指着五亩苇子地，借了申耀宗六十块现大洋，年年打利打不清，就像掉到井里打扑腾，死不死，活不活的。大水说：“唉，还不够瞧的！要再借，剩下这可怜巴巴的五亩地，也得戴上笼头啦！”老爹说：“小子，不给你娶媳妇，我死也不合眼！咱们咬咬牙，娶过媳妇来，再跳打着还账不行啊？”大水可不同意。大水长得壮实，宽肩膀，粗胳膊，最能干活；总是熬星星，熬月亮，想熬个不短人、不欠人的，松松心儿再娶媳妇。

这一年，正赶上“七七”事变。芦沟桥的炮声咚咚响，在堤上听得很真的。人们都惊慌起来了。这村名叫申家庄，在河北省

白洋淀旁边。离这几十里地，有个大村叫何庄；何庄有个三分局，局子里接了队伍的命令，向各村要伙子，开到西边去，挖战壕、修工事；牛大水也去了。局子里的警察挺横，动不动就打人，大水的光脑瓜儿上也挨了几棍子；这么黑间白日地修了一个多月。谁知刚修好，队伍就哗地退下来；一路抢人劫道，闹得很凶。工事白搭了。局子也自动地散了摊儿。不久，保定失守。日本飞机天天来头上转，城里掉了几个蛋；大官们携金带银，小官们拔锅卷席的，都跑光了。

村里人们更惊慌了。牛大水下地一回来，就到村公所探听消息。公所的大院子里，有好些老乡站着，眼巴巴地听北屋里村长申耀宗和士绅们商量大事。那些有钱人吓得文字眼儿也没有了，有的说：“跑吧！别伸着脖子等死。”有的说：“丢下家业怎么办？不如看看风势再说。”真是人心惶惶，谁心里也纠着一个疙瘩啊。

第二天，逃难的人下来了，流着泪，纷纷乱乱地走过。大水爷三个还在种麦子呢。逃难的人瞧着，叹气说：“唉，这是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种麦子！估摸能吃上啊？”大水心里也慌了。他站住脚，直起腰来，对老爹说：“真是，种也是白种。要不跑，怎么也是个死！”老爹瞪着他说：“跑哪儿去？快拉你的种式吧！死了倒好，死不了总得过呀。”

以后逃难的越来越多，大水的表哥家里，也逃来了亲戚；是表嫂的娘和妹子。她们的家在保定附近，逃到这儿已经上灯了。那老婆儿坐在炕上，拍着腿说：“可活不了啦！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败兵，土匪，折腾来，折腾去……咱娘儿俩可怎么躲过这个灾呀！你妹子也大了，要早早寻个主，我也少操些心。眼下孤儿寡妇的，真叫人遭难啊！”说说她就哭了。

过了几天，表嫂到大水家来，想把她妹子杨小梅说给牛大水。大水他爹一听，就笑得满脸皱纹，嘴都合不拢了，说：“这可太好

啦！我们家光景不强，只看你娘愿意不愿意啦。”牛大水嘴里含糊糊地说：“这年头，还娶媳妇！”心里可是滚上滚下的了。以前杨小梅常来她姐姐家住，大水和她短不了见面，也说过话。那杨小梅，模样儿长得俊，什么活儿都能干，心眼儿又挺好。这会大水心里想：“小梅真不错！要是娶她作媳妇，我这辈子可心满意足了。”

表嫂知道大水心里愿意，跟他爹说了几句话，就回去和娘商量。小梅正坐在炕头上做活儿。她今年十九岁了；虽然个子不大，可是长得很结实，平常挑起整桶的水来，走得个快。她娘是个老派人，还叫她留着一条粗辫子，额上梳着“刘海”。这当儿，她一对大眼睛抬起来，看见姐姐对她笑着，低声儿和娘说话，知道是在谈她的亲事呢，就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儿，低下头，假装做针线活，眼不看，嘴不说，耳朵可直楞楞地听着哩。她心里盘算：“大水可真不错呀！好小伙子，老实巴结的，挺和善。能找这么个知疼着热的庄稼人，我这一辈子也就称心如意啦。”谁想她娘千不嫌，万不嫌，就嫌大水家里穷，一时拿不定主意，说：“这门亲事，慢慢儿再商量吧。”

牛大水的表哥，早就不在家里了。本来他是个铁匠，暗里加入了共产党，就开个饭铺儿，搞交通，还掩护革命同志来往活动；后来局子里“剿共”，到处抓人，他在家站不住脚，就出外去了。表嫂成年价织席编篓，养活着一家人。她娘看她挺困难，住了几天，就带着小梅，到姥姥家去。小梅的姥姥家，也不远，在白洋淀里大杨庄。这亲事可就不冷不热地搁下了。

没过几天，娘把她许给了别人，并定了亲，男人名叫张金龙，家住何家庄。

秋后，土匪闹大了。这一带好些村子都有了土匪，各自安了番号。申家庄有个小土匪，名叫李六子。李六子有一支枪，五个

人。他把村长申耀宗叫去，说：“怎么着？旁的村都安上国号啦，咱村不成立一拨人，人家来吃咱们我可不管哪！”申耀宗瞧他邪得厉害，自己手下的保卫团又都跑光了，心里有些怕，就依从了。“申家班”成立了。

就在这几天，何庄也成立了“何庄班”，架势可大多啦。领头的何世雄，是个国民党员，在中央军队伍里当过参谋长，家有好地五十顷，枪多人也多。跟小梅定亲的那个张金龙，原是何世雄家“护院的”，也参加了“何庄班”，还当了个小头儿。另外，有些散兵，有些警察，也参加了。李六子和附近的土匪们，怕吃不住劲，都投奔过去了。：“何庄班”这就更霸道，更吃开了。天天向各村要东西；要面八百斤，要肉八百斤，要油要醋……要什么都是八百斤。老百姓说：“八百斤，八百斤，剥了皮，抽了筋！”他们可还要钱，按花户；百儿八十地摊。大水家刚把苇子给申耀宗打了利，剩下的只得交款。

大水家交款的第二天，那张金龙骑着大骡子，挎着盒子枪，跑到申家庄来招人。他瞧见牛大水背个粪筐拾粪呢，就勒住了缰绳，歪着头，露出一颗金牙，笑着说：“嘻，傻小子！弄那干吗！跟我去吃白面卷子炖猪肉吧。”大水可认得他，急得光脑瓜儿直冒汗，说：“咱，咱不行，咱没那号本事！”张金龙睁大了眼：“什么？‘没本事’！猪肉白面你不会吃？”大水低下头，随手铲起一块粪，扔到粪筐里，说：“邪魔歪道弄来的东西，咱不稀罕！”一面走开去。张金龙满脸的瞧不起，拿眼斜他，说：“嘿，娘老子没把你造好！你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啦！”就踢踢骡子，虚打一鞭，跑了。

二

10月，吕正操将军的队伍上来了，在南边，离这儿一站路。大

水家邻舍有个李二叔，赶高阳集卖布回来，说：“红军来啦！”这老头儿得意地讲：“红军”跟这些吃喝队可不一样，穿的粗布，吃的小米；打日本，爱百姓，把那一带土匪收的收，剿的剿了。他翘着大拇指，说：“这才是正式军头呢！要想打日本，参加这个去。入了吃喝队，可就成了邪派啦。”同样的消息到处传，马上有好些小伙子，奔高阳投军去了。“何庄班”怕“红军”剿他们，就摇身一变，变成自卫团。有个中央军的连长，外号郭三麻子，也是个国民党员，从铁路上逃下来，在这儿混，何世雄封了他个副团长。他两个互相利用，在这一带当起土皇上来来了。

想不到——表哥回来了。

大水去看表哥，表哥不在家。表嫂说：“他一回来，扔下铺盖卷儿就串门子去了。”大水想去找他。表嫂说：“不用找，他多半是到刘双喜那儿去了，一会儿就回家吃饭。”大水等了一阵，表哥才回来了。

表哥姓蔡，人都叫他蔡铁匠，也叫他黑老蔡。多时不见，大水看他还是那样粗壮，那样“棒”，脸儿黑不溜、笑迷迷、连鬓胡子毛楂楂的。他衣裳很破，精神很好，亲热地和大水说话。街坊邻舍，亲戚朋友，听说他回来了，也都来看望。黑老蔡是个有名的正直人，谁都爱和他见个面，说个话儿；两间小屋里就挤得满满的。

这会儿“国共合作”，世事变了，黑老蔡也不再躲躲藏藏的了。他把战争的消息报告给大家，还说了许多救国的大道理，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啦，什么“全国人民总动员”啦，还说要“改善人民生活”……嘿！一套一套的，都是没听过的新鲜话儿呀，人们听得怪起劲儿。

后来人散了，大水还坐在那儿没走。表哥烁亮的眼睛望着他，忽然说：“大水，我问你，你愿意当亡国奴吗？”大水说：“谁愿意

呀！当亡国奴不好受，你不是说了吗！”表哥走到他身边，低声说：“好，不愿意当亡国奴，就跟我干！咱们成立自卫队，日本鬼子来了，就跟他打！”大水刚才听黑老蔡说了半天，可还有些不相信，说：“咱们赤手空拳，打得过人家？”表哥笑着说：“不怕鬼子千千万，就怕百姓起来慢。只要老百姓起来了，没个打不赢！武器也不用愁，咱们有的是；你明儿就帮我去弄回来，行不行？”大水一时有些慌乱，吞吞吐吐地说：“行倒行……就是明天我地里有点活儿……”表哥笑了一笑，说：“不用怕！我跟你一块儿去。咱哥俩走一遭，谁也不注意，保险没事儿。”大水迟疑了一会，说：“要去得和我爹说说。”表哥摇摇头，拍着他的肩膀：“老弟，别跟他说！说了去不成，还怕坏了事儿。”就凑到大水耳朵边，低声教给他一个办法。大水听了，想了想，笑起来说：“这倒行喽，就这么着吧。”黑老蔡又鼓励了他几句，大水就回家了。

第二天，表兄弟俩挑着两担鱼篓子，一前一后地走。人们问：“哪儿去呀？”黑老蔡随口答：“倒个小买卖——趸点鱼去。”两个人出了村，沿堤走了一阵，表哥就领着他往西奔。傍晚，他俩过了湓河，到了河西村。走到一家人家，一个老婆婆开了门。表哥说：“我们来拿东西了。”那白头发的老婆婆掌着灯，引他们进了一间草棚子；扒开柴禾垛，露出两个麻袋，打开来，里面全是手榴弹，大大小小，足有二三百颗，装了满满四篓子，用荷叶盖严。他们喝了些水，吃了些饽饽，表哥和老婆婆低低说了一阵话；两个人就挑上担子，连夜往回赶。

路上，大水悄悄问表哥：“这么些炸弹，都是谁给的？”表哥笑着说：“谁也没给。这是手榴弹，都是我们拾来的。中央军撒丫子跑，这一带丢下的武器可多呢！我们一伙人还拾了好些个大枪手枪，都交给吕司令了。咱们凭这些手榴弹，就要打江山！嗨，你瞧着吧。”

两个人回到村里，已经鸡叫三遍了。双喜正在学堂等他们；学堂在事变以后早就没人了。刘双喜是个织布工人，捎带种着“巴掌大一块地”；这人瘦瘦的，很机灵，独个儿在教室里已经挖好两个坑。三个人悄悄把手榴弹藏好，才回去睡觉。

三

只几天工夫，黑老蔡就暗里联络了十来个小伙子，天天晚上在学堂开会，把“抗日自卫队”的牌子也亮出去了。还到处吹风，说：“吕司令给发了好几打‘插锁盒子’（盒子枪名），谁要反对抗日，就把谁拾掇了！”

牛大水白天干活，晚上跟着表哥闹腾，觉得很“得”。他爹说他：“你撒什么疯呀？”他说：“闹抗日啊！”老爹说：“中央军几十万还抗不住，溜得一根毛毛也没剩，你有多大能耐，就能抗啊？”大水给问住了，就硬着头皮顶他：“不抗怎么着？叫我当亡国奴啊？”这下老爹又给问住了，瞪着眼儿说不出话。大水紧一步说：“你不叫我干，我出外当兵去！”老爹怕他当兵，心就软了，嘴上赌气地说：“看你叫人家牵着鼻子走，反正我管不了你，你爱怎么就怎么吧！”大水又兴头头地跑出去了。

第二天下午，自卫队每人腰里掖满了手榴弹，有的用皮带勒着，有的用胳膊缠着。各人还拿一把小笊帚，用布包好，吊在屁股上，用袄盖着，冒充盒子枪。有的把打鸟的火枪背起来。他们排了队，走在街上，唱着《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他们一路走着，还很威风地喊口号。牛大水老怕人家看出他屁股后面是假枪，一会儿用手摸摸，一会儿扭过头看看，生怕那笊帚疙瘩掉出来。这么着转游了几条街。到了村公所，一拥进去，黑压压地挤了半屋子。

村长申耀宗穿着蓝袍黑背心，钮扣上挂个表链儿，向来是很神气的。这会儿，瞧见黑老蔡他们许多人拥进来，可把脸儿都吓黄了，忙摘下缎子小帽，点头哈腰地让坐，又叫崔骨碌倒茶拿烟。

黑老蔡在太师椅上一坐，说：“不用客气。现在国共合作了，大伙儿团结抗日，你们怎么着？”申耀宗坐在一边，摸着八字胡回答：“没说的，没说的。如今——国难当头，不抗日也不行啊！兄弟向来就是主张抗日的。”黑老蔡说：“这就好。既然都是抗日的，咱们就是一家人，你们的保卫团跟我们的自卫队，可以合并在一块儿；统一起来，干什么也方便。你看怎么样？”申耀宗心里不同意，嘴上说：“这……”他不好说出口，就假装咳嗽，三咳嗽，两咳嗽，把话都咳进去了。黑老蔡问他：“这怎么样？”申耀宗为难地说：“这……好倒好，可就是……兄弟一个人也作不了主，咱们慢慢儿再商量吧。”

当天晚上，黑老蔡又派人去请申耀宗，来谈判合编的事儿。申耀宗推托着了凉，打发秘书来说：“合了也可以。”黑老蔡提出：申耀宗还当他的村长，自卫队的队长由这边派；两方面结成统一战线，成立动员会，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比如：申耀宗私人藏的枪，也应该拿出来抗日。秘书回去一说，申耀宗一夜没睡着。第二天，黑老蔡他们又去，申耀宗都应承了。合编中间，保卫团的团丁，有的留下，有的不干了，大枪都从新分配；以前班长带的一支盒子枪，就掎在黑老蔡身上了。

接着，黑老蔡他们到附近各村，把财主家的枪都动员出来，还捐款买枪。抗日自卫队扩大了，枪也更多了。

四

黑老蔡一伙人的活动，给何世雄知道了，就出了个鬼点儿，叫郭三麻子和张金龙、李六子带一班人，一个个都挎着盒子枪，突然来到申家庄村公所，要八百斤“槽子糕”^①。申耀宗一听就知道是来闹事的，故意去找黑老蔡报告，说：“哪儿去弄这么些槽子糕？这事儿我办不了；蔡队长，你打发他们吧！”黑老蔡听了很生气，就带着高屯儿、牛大水，跟申耀宗到村公所。

公所里，郭三麻子大模大样地坐在椅子上，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挎着武装带，领子上还别着过去的红领章。站在他身边的张金龙，穿着一身黑便衣，头发往后梳得贼亮，身上挎着两支枪。旁边站着一溜人，穿什么服装的都有，都拿着枪，一个个贼眉怪眼的。郭三麻子瞧见申耀宗引着个连鬓胡子的黑大汉进来，后面跟着两个土头土脑的壮小伙子；知道那头前一个挎盒子枪的准是黑老蔡，就故意瞧不起地问：“你是蔡铁匠吗？”老蔡左手叉腰，右脚踏在板凳上，胳膊弯儿往膝盖上一撑，说：“我就是蔡铁匠，你怎么样？”郭三麻子说：“怎么样！叫你们村里马上准备八百斤槽子糕，送到我们团部去！”

老蔡嘿嘿嘿地冷笑，说：“老百姓连棒子窝窝都吃不上，你们吃槽子糕吗！”李六子得意地说：“我们都上火了，就得吃槽子糕！”高屯儿说：“哼！想得倒不错！”牛大水也壮一壮胆，冒一股子劲说：“嘿，这么个穷村，连个点心铺子也没有，哪来的槽子糕呀？”

^① 即鸡蛋糕。